

语篇语文学

YUPIAN YUYIXUE



叶枫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语篇语义学

叶 枫 著

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上海·西安·北京·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语篇语义学/叶枫著. —上海: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7.8
ISBN 978-7-5192-0423-5

I. ①语… II. ①叶… III. ①语义分析 IV. ①H03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67483 号

-
- | | |
|------|---|
| 书 名 | 语篇语义学
Yupian Yuyixue |
| 著 者 | 叶 枫 |
| 责任编辑 | 吴柯茜 |
| 封面设计 | 车皓楠 |
| 出版发行 | 上海世界图书出版公司 |
| 地 址 | 上海市广中路 88 号 9-10 楼 |
| 邮 编 | 200083 |
| 网 址 | http://www.wpcsh.com |
| 经 销 | 新华书店 |
| 印 刷 | 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
| 开 本 | 787mm×1092mm 1/16 |
| 印 张 | 21 |
| 字 数 | 300 千字 |
| 版 次 |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
| 书 号 | ISBN 978-7-5192-0423-5/H·1401 |
| 定 价 | 48.00 元 |
-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印刷厂联系
(质检科电话:021-59815625)

本书是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基于制约条件的语篇语义分析及处理”(编号 13YS047)的阶段性成果;本研究的部分课题得到“上海高校青年教师培养资助计划”(编号 slg12017)的资助。

序

大概是3年前,上海理工大学外语学院叶枫博士从海外发来e-mail说,他正在抓紧时间修改自己的《语篇语义学》书稿,那一年叶枫博士获得富布莱特基金资助正在美国访学。现在看来,那个难得的机会果真拓宽了他的研究视野。

近日,叶枫博士请我对修改后的书稿批评指正。对照比较一下,修改后的书稿刮垢磨光,革故鼎新,一新耳目,看到学生能有甚佳成绩,作为导师,我深感幸甚。

对于叶枫博士的这个研究课题,我是比较熟悉的,在我指导过的30余位博士生中,他所做的语篇语义研究的难度系数是很大的。语篇语义学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领域,在学术界是公认的难以取得成果,叶枫选了这一难题属于知难而进,当时我有点替他担心,不过,更多的却是信心。现在,历经长达5年左右的锲而不舍,这部书稿终于定稿杀青了。

开创对语义研究的先驱,如果要追本溯源,大概要数法国学者米歇尔·布雷阿尔(Michel Breal)和美国学者C.K.奥格登(C.K.Ogden)、英国学者I.A.理查兹(I.A.Richards)了。布雷阿尔1897年出版了《语义学探索》,该书在1900年被翻译成英文*Semantics: Studies in the Science of Meaning*(《语义学:意义科学的研究》)。继布雷阿尔之后,奥格登和理查兹在1923年合写了*The Meaning of Meaning*(《意义之意义》),这是一部具有世界影

响力的语义研究专著。

在语言学研究领域中,相比其他一些学科而言,语义的研究并不妥当,在相当一段时间内结构主义重形式的倾向把语义排除在语言之外,从而阻挡了语义学研究的发展。

尽管如此,20 世纪中叶还是有些令人关注的语义学研究成果问世,其中颇有代表意义的是英国学者 S. 乌尔曼(S. Ullmann)的《词及其运用》(*Word and Their Use*)、《语义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Semantics*)和《语义学》(*Semantics*)。不过在 20 世纪上半叶,语义研究基本上是限制在词义范围之内。

20 世纪 60 年代后,语义研究突破了词义的范围,最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解释语义学、生成语义学、语义聚合关系、语义场理论、语义成分分析法。

20 世纪 70 年代后出现了一些全面论述语义的专著,这些专著至今还是学者们产生灵感的源泉,其中最具学术影响力的是:G. 利奇(G. Leech)的《语义学》(*Semantics*)、F.R. 帕尔默的(F.R. Palmer)《语义学》(*Semantics*)、约翰·莱昂斯(John Lyons)的两卷本《语义学》(*Semantics*)、肯普森(Kempson)的《语义理论》(*Semantic Theory*)和 D.A. 克鲁斯(D.A. Cruse)的《词汇语义学》(*Lexical Semantics*)。

语篇语义学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才被提出,因此是一个新兴的领域。到目前为止,各个学派各有研究侧重,理论和方法尚未形成统一、完整的体系,而先前从语言学角度对语篇语义的一些研究相比之下也略显单薄。

叶枫博士的这一论著,是从语言学角度对语篇语义的构建及分析所做的研究,这一研究理论框架新颖独特、研究方法合理周到、研究模式实用有效,补充了从语言学角度对语篇语义研究的不足。

叶枫博士这一研究的理论视角新颖独特,主要表现在用构式的观点研究语篇意义的构建,弥补了在形式语义学传统中语篇意义研究所忽略的一个重要问题:语篇整体具有的规约意义和性质。

叶枫博士用属性-值矩阵的研究方法表征语篇语义,实现了意义自下而上的构建,也实现了语篇语义自上而下的分析,这一研究方法设计得全面周到。

根据叶枫博士的研究模式,语篇的意义可分解为各个相互制约又相互联系的构块,这一研究模式的属性-值矩阵的表征方式,符合伪逻辑的基本特征和计算处理中模块化的基本要求,便于未来语篇语义分析的成果进一步计算处理,因此这一研究模式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总体而言,叶枫博士的研究具有创新特色,为语篇语义研究贡献了新颖独特的理论视角、研究框架和研究模式,是近年来国内从语言学角度对语篇语义研究有着较大学术价值的论著之一。

当然,任何的研究成果都是进一步研究的初步成果,尤其对语篇语义学这一个新兴的领域来说,研究中有些问题(比如关于语篇类型和体裁是语篇构式的评定标准问题)的最终解决,还要靠多门学科未来的通力合作。

叶枫博士是一位对语言学研究充满热情,有着独立思考能力的新秀,近年来已在国内学术期刊上发表了一些有很有研究心得的学术论文。

期待着今后能看到他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问世。

胡曙中

(首批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

于上海外国语大学

摘 要

意义是语篇交际的主要内容,语义是语篇的本质属性。语篇语义学是对超越句子的语言复合体的意义的研究。但是,语篇语义学理论尚不充分、不完善,是当前制约自然语言处理的瓶颈之一。

语篇意义的研究有较长的历史,但是作为一个研究领域“语篇语义学”是在 20 世纪 80 年代才被正式提出,而且目前的几种学派各有侧重,研究理论和方法尚未形成统一的、完整的体系,甚至语篇语义的实体概念都没有清晰地提出过,基本都是把语篇意义作为心理学或话语分析的一个话题展开,偏重把语篇的意义看作是心理的属性,而语篇语义的语言学范畴的系统研究不多。

本书以语言项的形式-意义制约关系为主线,把制约的视角拓展到语篇的层次,探索语篇的语义内容和结构的来源、成因,以及处理的方法,构建一个完整的语篇语义分析和处理的体系。本研究的目标是在小句之下、句子层、句际关系、语篇层等四个层次上,讨论知识整合、信息操作、形成推理、语义表征等方面的语义操作,构建一个综合的、整体性的语篇语义分析和处理的模型,对语篇意义的来源或基础、语篇整体的语义信息的处理过程、语义内容的组织方式、语篇语义结构的形式化表征等方面做出解释和说明。

国外语篇语义研究主要有四大学派。欧洲大陆学派的语篇语义研究,侧重于从语言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研究语篇的意义内容。范戴克(van Dijk)

讨论了语篇语义的宏观结构,分析如何通过宏观规则的操作形成宏观命题;后来又在话语分析的框架下提出了话语的语义分析的七大特征或原则。佐伊伦(Seuren)的《语篇语义学》是第一本以此为题的专著。它以模型-理论范式,整合了简化的命题(reduced propositions)之间的语篇计算和真值条件计算,从而展现了句子的意义是如何受到连贯语篇中的条件制约的。但是,他的着眼点最终还是以句子为主,对语篇的语用功能、语篇整体的特征等都没有涉及。

悉尼学派的语篇语义研究,是在系统功能语法框架下,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作为社会符号的语篇在人际交往中的意义或功能,主要是结合系统理论和功能理论,研究语篇的概念意义、人际意义和谋篇意义,并在系统功能的基础上提出了语言评价理论和语篇格律理论。语篇语义学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的一部分,不是一个独立的分支。

美国的形式语义学派的语篇语义研究,叫作动态语义学,代表理论是话语表征理论。语篇语义的基础是句子的真值条件,依靠符号和公式做严格的演算和表征,来计算、推导小句之间的意义关系。

美国的功能主义学派的语篇语义研究,主要是在功能语法和话语分析领域,在信息结构、话题结构、指示关系等课题的研究成果深化了对语篇语义的认识。在语篇结构方面,修辞结构理论可以说明语篇段之间功能上的关系和整个语篇的层级性结构。

在心理学的语篇理解的研究中,金茨(Kintsch)的构造-整合模型,解释语篇中的语言知识是如何操作和整合,以形成语篇的心理表征的。根斯巴彻(Gernsbacher)的结构建造框架,认为语篇理解是通过对语篇提供的信息的心理表征的强化或抑制,实现语篇的心理表征的构建。

目前,国内的语篇语义学研究刚起步,只有少数几篇论文,都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框架下的语篇意义的研究。

心理语言学的语篇语义研究侧重依照语言理解的心理学机制解释语篇语义的处理过程,但是在语言学上的观察和实验却是离散的,缺乏对语言现象的全面的把握和处理。形式语义学通过真值条件的逻辑公式来描写语篇

语义关系,虽然准确、简洁、无歧义,但是对真值条件不确定的句子,如涉及语境和语用因素的,则无法处理。功能主义的语篇语义研究,较好地分析和掌握了语言的形式、结构和功能之间的关系,但是没有形成对这个分析过程的形式化的即表征,需要一个形式化的体系来全面而系统地记录语义分析和处理的过程。

语篇语义研究有两个核心问题。一个核心问题是:语篇语义学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落实到语言的实体上?因为语篇是“使用中的话语”,必然涉及社会、心理等方面的因素。那么,语篇的语义在多大程度上是以语言为中心的?语篇语义学在多大程度是语言学的,多大程度上是社会学和心理学的?

这个问题又可以分解为几个子问题。首先,语篇语义的基础来源是什么?是词语?句子?还是语篇?其次,语篇的语义是怎么形成的?如何从词语、句子,以及句子和语篇的组织获得语篇整体的意义?再次,语篇的语义具有怎样的结构?

另一个核心问题是:语篇的语义如何描写或表征?即如何把语篇的语义分析的结果整合在一个统一的框架中描写出来。

笔者认为,语义的基础是语言哲学上的整体论,即一个元素只有在整体中才有意义。语篇语义学既尊重语篇语义的组合性,从词、句的语义实体出发,进行语篇语义的构建,又重视语篇意义的整体性,充分考虑语篇整体的规约结构和意义。而整体论的语言学体系是非模块性的,本研究中语篇语义分析的四个层次的区分是为分析的方便,它们并不是自然的、自治的,而是有内在的联系。

本书的理论基础是语篇语言学中的语义理论和构式语法中形式-意义对应的观点。在语义构建方面,语言项体现了形式-意义的制约关系,把语篇语言学中语义特征的分析 and 语篇语义构建中的各成分之间的关系,都分析为形式-意义之间的制约条件。这些制约条件标记为属性-值矩阵,以盒状图的形式表征出来,实现对语篇语义的描写。

本书的研究方法是分析和比较语篇语义研究的理论,以制约条件为主导,构建起本研究的理论框架,然后通过语言实例来分析和论证,完善和改

进该模型。

在本研究的语篇语义学模型中,对语篇语义的处理包括三个方面:内容、结构、表征。首先是对语篇语义的基础来源和基本内容的分析,进而是对这些内容的组织结构的分析,最后是把前两者予以形式化的表征。

语言项是意义与形式的结合体,两者是一种互动的制约关系,这种制约是语篇的语义信息处理的指向标,指导着语篇的信息单位以何种形式来操作:建立新信息,强化或者抑制已有信息。本书从四个层次来分析语篇语义和结构方面的制约关系。

(1) 小句之下的信息和特征,主要包括:独立的程序语的语义信息和特征,短语的可及性与信息处理的关系,关键词对于语篇意义框架的激活作用。

(2) 句子层的信息和特征。小句是语篇语义的基本单位,语义分析包括三个步骤:先从小句的题元结构分析获得基本的概念意义或逻辑意义;然后通过信息结构的分析,明确语义内容在小句内的分布所传递话题、焦点等意义;最后,还要考虑句子整体所具有的构式意义。

(3) 小句关系的信息和特征。明确句际关系的本质是语义关系,在表达上分为两种情况:一是有语言标识的句际关系,有联系语和语法结构两个类别;二是无语言标识的句际关系,这主要是推理。

(4) 语篇整体的信息和特征。把语篇看作是体现了功能和形式的对应的规约化的构式,相应地,我们从体裁和语篇类型分析语篇的交际功能和形式结构,重视语篇整体结构所传达的信息。

这四个层次中,第一层和第二层属于语篇语义内容的分析,第三层和第四层属于语义结构的分析。两种分析又可归为一个范畴,即对语篇语义的实体的分析。

语篇语义的另一个范畴是表征,即对语篇语义的形式化描写。我们以嵌套的特征结构盒状图为主要手段,表征语篇段的语义关系和结构,实现对语篇语义内容分析和结构构建的过程的描写。

本研究试图证明,以制约条件为主线,通过构建一个整体性的分析和表

征的体系,一方面,我们可以实现自下而上的从词语到语篇的语义分析,也可以实现自上而下的语篇整体对其成分的意义和结构的制约因素的分析,另一方面,也可以通过特征结构的盒状图实现对整个语篇语义分析和处理做全程的描写和表征。

本研究也存在一些局限性。如研究方法依然属于内省法。理论的完整性和实践的可行性还需要在自然语篇的意义处理中进一步检验和完善。在语料方面还不够丰富,中英文语料也没有区分,而且对语料的分析可以更详细和深入。语篇语义分析的盒状图的形式表征还要进一步细化。

Abstract

Discourse is “the totality of codified linguistic usages attached to a given type of social practice”. The chief function of discourse is to transfer meaning in communication, and semantics is the core in discourse studies. Discourse Semantics (DS) is the study of the meaning of any language complex beyond the scale of sentence.

Discourse Semantics is just at the beginning both in theoretical and empirical studies. By far researchers have not yet made consistent and systematic description or analysis on the phenomena and facts concerning discourse meaning. In a sense, discourse semantics has become the bottleneck to restrain full processing of natural discourse. Consequently, there is an emergent call for comprehensive and sufficient studies in this area.

Studies on discourse meaning have a long history, but Discourse Semantics as a branch of linguistics was not acknowledged until by the 1980s, when several research schools began to address to the topic from different perspectives. As the approaches adapted by these schools are so diversified, it cannot be truly said that DS has developed into a full-fledged research paradigm, in particular that there still lack a widely acknowledged theoretical framework and practical methodology in the

field. Even the notion of “discourse semantics as an entity” has not been clearly raised or defined. In fact, researchers have been treating DS as a subtopic or a subdivision of psychology and/or Discourse Analysis, putting premium on the psychological aspects of DS, with the linguistic aspects largely less attended.

This dissertation is a tentative study on Discourse Semantics which attempts, first, to build up a comprehensive and holistic framework that incorporates the processes of discourse semantic analysis in terms of knowledge integration, information management and inference forming, and then, to develop a representative mechanism to formalize such an analytical and constructive procedure. In general, the model of discourse semantics here includes three parts: the analysis of semantic sources and contents of a discourse, the analysis of the semantic structure, and the representation of discourse meaning.

For the convenience to analyze the contents and structure of discourse meaning, the paper breaks down the analytical process into four levels, i.e. the under-clause level, the clause level, the inter-clause relations, and the discourse level. It should be clearly noted in advance that such four levels are an arbitrary classification for the sake of technical processing, which is by no means to say that they are natural and autonomous boundaries or levels of discourse semantics. In fact, it is rather common to find that, in a discourse, the processing of some language items simultaneously involve more than one levels of semantic analysis.

Language items in discourse are taken as “constructions”, a notion borrowed from Construction Grammar, which displays constraints between form and meaning. The notion of “form-meaning constraint” is the main thread running through the process of discourse semantic analysis and representation. From the constraint perspective, it first

analyzes the sources of discourse meaning from words to clauses, till to the discourse level, and then incorporates the contents of such sources into an integrated system.

Studies in DS can be classified into four major schools. First, the European Continental School took initiatives in the area in the 1980s. From the psycholinguistic perspective, researches usually follow the pattern of language comprehension in mental mechanism while analyzing discourse semantics. Chief researches and achievements in this school are van Dijk's Macrostructure theory. Seuren gave a different picture in *Discourse Semantics*, in which DS is reduced to incremental values of sentence meanings, determined not only by truth-conditional computation but also by discourse computation. However, Seuren's model overlooks the function of discourse patterns.

Second, the Sydney School studies DS within the research paradigm of Systemic and Functional Grammar (SFG). From the sociological view, discourse is taken as social semiotics which fulfils the communication of ideational meaning, interpersonal meaning and textual meaning. Chief achievements of DS in this school are Appraisal Theory and Periodicity Theory. As a result, DS is not an independent branch of linguistic study, for it is just a level or a division of language analysis in SFG.

The third school is with the study of formal semantics in the U.S., which is known as Dynamic Semantics. Influential theory in this respect is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 (DRT), and its revision of Standard Discourse Representation Theory (SDRT). DS in this approach is based on truth values of sentences, which are computed and represented by rigid signs and formulae.

The fourth school is the American Functional School, mainly in the fields of Functional Grammar and Discourse Analysis. Research findings in

information structure, topic and focus, reference identification, etc. have enhanced understandings in discourse meaning. As a result studies about theories and methodology in discourse semantics are brought to a new stage.

Besides, in researches of discourse comprehension in psychology, Kintsch's Construction-Integration Model and Gernsbacher's Structure-Building Model provide different but comprehensive framework for the processing of discourse segments in the mental mechanism, which are highly helpful in guiding linguistically semantic processing of discourse meaning.

DS in China is just at the beginning, with only a few papers in the area, all of them in the Systemic Functional Grammar approach.

DS from the psycholinguistic approach gives an account of semantic processing in light of psychological mechanism, but the manner of observation and analysis on language data is discrete, which means that it may neglect some crucial linguistic aspects concerning discourse meaning. DS in formal semantics is accurate, concise, and nonambiguous, but it fails to account for context-sensitive sentences whose truth values are not clear or even without truth values. The functional approach gives comprehensive and systematic analysis for DS, but it requires a representative formalism to record the analytical proced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discourse semantic structure.

The research addresses two fundamental questions. One is to what extent DS can be reduced to linguistic entities. In other words, how can we say DS is derived from language facts? As discourse is "language in use", discourse semantics naturally involves social and psychological factors, among other things. Then, how much can we say that DS is linguistic? And how much social and/or psychological?

In this research, discourse semantics is treated as linguistic entities. This question is further addressed in several sub-questions. First, what are the sources of discourse semantics? Is DS from words, sentences, or discourse? Second, can we obtain meaning from the structure of a discourse by analyzing text organization? Third, does DS have a semantic structure? What is it like?

The other question is how to describe and represent DS. That is, how can we represent the analytical results of semantic contents and structure of a discourse in a consistent and systematic formal mechanism?

The semantic view of this research is holism in language philosophy. Hence compositionality and holistic nature of discourse are treated on a par in this model. This model starts from building up semantic contents to form a structure of discourse meaning in the bottom-up fashion, and in the meantime, it also takes into serious account of the holistic features of discourse as conventional patterns in the top-down fashion. What's more, according to holism, linguistic system is not modular. Therefore, the distinction of four levels of semantic analysis in this dissertation is simply for analytical convenience. It is by no means to say that any level is a natural and self-contained part of DS. In fact, there are interconnections and cross-references among them.

In theory, the research is based on two foundations: theories in Discourse Analysis (or Text Linguistics) and that in Construction Grammar. Following the principle of constraints between form and meaning, it first carries out thorough analysis on semantic contents and semantic structure of discourse, which are treated as linguistic entities of DS. These semantic entities are incorporated in a representational formalism in terms of attribute-value matrix, displayed in the shape of box diagrams.